

## 溪声

刘峰

一进入春天，故乡的小溪涨起，梦里梦外，皆是它的天籁。

溪声，最动听的时分，是在夜晚。那声音，格外纯净，灌入耳朵，让心变得透明、安宁、舒畅起来。随着时间流走，村庄的灯火次第而灭，溪声越来越清晰。小溪距离屋子百步左右，溪声仿佛就在木格子窗下。

那些春夜，溪声宛如一首催眠曲，我是枕着它幸福入眠的。古诗云：“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流水香。”此时的小溪，夹岸有粉红的桃花、雪白的梨花、绯红的杏花盛开，花自飘零水自流，那一溪春水也是香的，是一种湿漉漉的、甜丝丝的香。

溪声，其实是有变化的。

无月的夜晚，村庄一团漆黑。那种黑，像墨汁一样黑，像井底一般黑，像陶罐一般黑，是一种幸福的、古老的、宁静的黑，是一种不易被打扰的黑。在黑夜里，溪水仿佛一群赶路的客人，从远方潺潺而来，经过村庄，又向远方潺潺而去。我想，这一段溪水，哪怕到了天尽头，还会记住这一段春夜时光的。

我相信，水是有记忆的。在黑夜，溪水会记住村庄的一些事物，如鹅卵石、水草、虫子、青蛙、鱼等等。这些小生命，与小溪相依，它们好比天然的手，会给予小溪一些美妙的伴奏，演变为一曲和谐动听的交响乐。

当溪水流经村边的鹅卵石滩时，会激起哗哗的声响，那是溪水将一群光洁滑腻、色彩绚丽的鹅卵石抚摸，溅起一朵朵洁白的声音，融入黑夜，飘入梦境；而当溪水淌过水草时，那一条条柔柔长长的常青藤似的水生植物，宛如女人的秀发在缓缓飘动，溪声因而变得无比温柔起来，发出淙淙的低语，生怕打扰了这美丽的梦境。

诗人洛夫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泥土睡了而树根醒着，鸟雀睡了而翅膀醒着，寺庙睡了而钟声醒着……”乡村春夜亦是如此，尽管黑得深沉，可总有一些事物醒着。也许，从远方雪山而来的溪



鸣春 李陶 摄

水，经过长长的跋涉，当到达水乡这一段时，变得温暖、鲜活、甜润起来，让虫子、青蛙、鱼等小生命活跃不已。“唧唧——”是虫子在伴唱；“呱呱——”是青蛙在打鼓；“泼喇——”是鱼儿在跃起。

而有月的夜晚，溪声别有一番况味。

乳黄色的月亮，挂在天空，映在溪底。在水面如镜的溪面，月亮宛如一只金蟾伏在溪底，仿佛一枚金蛋等待孵化，恰似一张古老而神秘的脸，静谧、安详、温情；而在水流较为湍急的溪面，月亮碎成一条银光闪闪的光斑，在水面不停地闪烁、跳

跃、舞蹈。

月光，会给小溪增添一些新的声音。

溪边月下，总有一些人前来汲水、浣衣。溪水纯净、甘冽、清香，女孩子则捧着陶瓶，踏着洒满月光的小路，将陶瓶压入水中，让溪水咕嘟咕嘟灌入，然后湿漉漉拎起，将它或扛在肩头、或抱在怀里，或举在头顶，迈着轻盈的步子，款款走向桑竹掩映的家，洒下一路欢歌与笑语。女人们则喜欢三三两两前来浣衣，素手举起捣衣棒，将衣物嘭嘭敲打。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”用溪水浣衣，衣上会留下淡淡的水香，当衣裳晾干后穿在身上，简直熨帖极了，也让心情好极。

总在特定的时分，会有一些动物踱向溪边饮水、嬉戏，啃食溪畔带露的青草。尽管小心翼翼，但仍会弄出声音，让人在暗处分辨出谁是野兔、谁是野羊、谁是野鹿，谁是野獾？它们的到来，偶尔会引起在溪边溜达的一条狗的注意，发出狺狺的吠声，那声音夹杂在溪声里，飘向沉睡的村庄，在夜空如梦一般回荡，有一种“犬吠水声中”的诗意。

有一夜，我听见一只鸟在溪边鸣叫。循着声音的方向，我仿佛一个梦游人走向溪边，在鹅卵石滩前，我看见了它。那是一只娇俏可爱的夜莺，它正站在一丛灌木上歌唱。“啾啾，啾啾——”它一边鸣叫，一边点着头。这是属于一只鸟和一位少年共拥的月夜，孤独，单纯，幸福。

许多年后，我无意间读到美国诗人沃伦的传世诗作《世事沧桑话鸟鸣》：“那只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，认不出是什么鸟，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，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，我站得那么静，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。多少年过去，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，有的人已谢世，而我站在远方，夜那么静，我终于肯定我最怀念的，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，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。”

那一刻，我淌下了泪水，泪流中，我听见小溪在远方歌唱。

## 五庙外婆家

汪静群

爱人的外婆家在五庙。正月初二，我们清晨出发，沿山间蜿蜒小路，翻山越岭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。后来，我曾坐着爱人的摩托车，沿横中至五庙的公路，再经一段弯曲的乡间土路去过；还搭乘过中巴车抵达五庙街，再步行约两公里小路方到；再后来，我们便是自驾车，沿铺满沥青的公路直达外婆家。

第一次去外婆家，快到门口时，舅舅点燃长长的彩鞭，表弟点燃几个大炮竹，噼里啪啦，左邻右舍、山对面屋子的人都迎出来看热闹。二十多岁的人了，外婆家还放鞭炮迎接，爱人看我满脸通红，贴我耳边轻声说，这是五庙人的待客之道，贵客来了才放鞭炮。这满山满岗的热情，让我像小孩般，总盼着每年的正月初二去五庙外婆家。

外婆家在离五庙乡约两公里的半山腰处，一正五的平房，靠东挨一毗屋，前厨房后杂物间，整栋屋子被舅妈收拾得清爽利落。春天，外婆家的房前屋后，映山红窑火一般怒燃，进进出出的人，就陷在花海里了。在外婆家，最恋舅舅泡的那杯茶。舅舅盛一小勺茶叶放进杯子，倒入温白开浸润会儿，一摇一晃，再将水倒掉，舅舅说这叫洗茶。洗后的茶叶清亮了些许，注满开水的刹那，只见洁净的玻璃杯中，片片芽叶在水中翩跹起舞，如一个个翠绿色的精灵在水中游走。茶叶浮上水面，然后慢慢沉下，肆意舒展着身躯，懒洋洋的。稍

后，叶如雀舌，齐刷刷悬在杯中，清香随之溢满小屋。我双手接过茶杯，微含、浅抿、润喉、沁脾、入心，咂咂嘴，唇齿留香，满口是风的味儿？花的味儿？阳光味儿？星露味儿？是，又不全是！那味微苦、微涩、又微甜，再回味，甘甜清香，不能用文字比拟。

开饭前，舅妈给我们每个人端上一只大碗，说是给我们烧个“茶”。这“茶”是金黄的蛋饼，下面掩藏着手扯挂面与一个大鸡腿，这份隆重自然是外婆家的盛情。我总是大口地吃、大声地赞。吃过午饭临别时，舅舅提着两斤自家制作的茶叶对我说，听姑爷（我爱人的父亲，山里人随自己的孩子对亲戚的称呼，以示敬重）讲，你喜欢喝五庙茶，这是特地留给你的。记得哦，要细喝，喝茶也会喝醉的。我自是高兴，并欣然接受这份偏爱。爱人笑我，去五庙外婆家，整个人都蹦蹦跳跳的，目的性很强，就是为着舅舅的两斤好茶。

回家后，我将茶叶放进冰箱冷冻保鲜，然后用小盒分出一周的量带到办公室。沏上一杯，看书写稿时喝一口，与人交谈时呷两口，说不出的清新舒适。有一年到外地出差，我特意带上舅舅给的五庙茶。一日午餐，我沏上一杯，往桌上一放，同桌的人不约而同地盯着我的杯子，有人说：乖乖，你那茶叶好，观而赏其形，闻而悦其香，肯定好喝。有人说好，我自是高兴，随即把五庙茶大赞特

赞了一番，还邀请大家有机会去五庙做客品茶。五庙土肥地厚，阳光雨水充足，梯形茶山常年在云蒸雾绕中。特别是早春草木萌发之际，茶叶吮吸着天地间灵气，通过采茶女精心采摘、制茶师专业制作，清然沉碧的茶叶含翠出炉，香气袭人，绿色天成，怎不叫人喜欢？

每年茶叶春，舅舅都叫表弟送两斤五庙茶给我们。后来，我的两个孩子工作了，表弟会送四斤五庙茶，说：我爸讲的哟，老表表嫂两斤，给两个外甥各一斤，怕年轻人不喜欢喝茶。其实，我不好意思说实话，他们的两个外甥把茶叶带到单位，左右前后、楼上楼下的同事全来了……仅一天，一斤茶叶就分光了。后来外公外婆入土为安，在五庙任教的舅舅退休了，舅舅舅妈也随表弟来县城居住了，但他们每年依然托人弄几斤地道的五庙茶送给我们，茶有剑毫、弦月、仙芽……都是五庙的好茶。

前年听舅舅说，他家的茶山给茶厂承包了，每年会分得一些成品茶。五庙乡对茶厂从承包、采摘、制作、销售一条龙服务，电商销售风风火火。只是现在正月初二不是去五庙外婆家了，而是去县城的舅舅舅妈家了。

去五庙外婆家，是我人生中值得回忆且很幸福的一件事，特别是喝上香喷喷的外婆家的茶，茶味沁心、茶情暖心，这或是血脉相连、亲情相连的缘故吧！

